

說
郭

正
四
十
五

12
6
45



特
112
6
45



說郭目錄

身第四十五

玉堂雜記 周必大

玉壺清話 釋文瑩

道山清話 王暉

家世舊聞 陸游

錢氏私誌 錢世昭

潞公私記 文彥博

河南故事 應思遠

說郭目錄 身四十五



彭門紀亂

鄭懋
闕

家王故事

錢惟演

桐陰舊話

韓元吉

玉堂雜記序

必大試館職時太上稱其文諭宰執陳公康伯朱公
倬云他日令掌制今上受禪兩月自六察擢左史初
對玉音云向在王邸見卿詞科擬制雅宜代言不旋
踵遂兼三字其後兩入翰苑首尾十年自權直院至
學士承旨皆徧爲之其荷兩朝知遇至矣歲月旣久
凡涉典故及見聞可紀者輒筆之淳熙庚子進位二
府蘇易簡玉堂之思每切于中因命小子綸裒爲一
編畧加訂其間多涉幾微非止温木或刪成畱僅得

玉堂雜記卷上
五十餘條前後脞錄辭無銓次釐爲三卷或可附洪
氏翰苑羣書後云壬寅八月十二日周必大題

玉堂雜記卷上

宋 周必大

錢文僖公惟演金坡遺事云舊規學士六人遇聖節
共率百二十緡寺中設齋今送五十千與樞密使同
開道場前一日赴宴當時所記如此近歲樞密院滿
散聖節及貢院賜宴則學士待制皆與而無送錢故
事又六參隨樞密班先入止是再拜不舞蹈并遇宣
麻不往皆內朝故事也

金坡遺事又云聖節唐時惟六學士及二使

謂中官
樞密使



赴侍詔雖發書屈亦不與坐又云 本朝淳化五年
十月上賦詩一首令待詔吳郢張用和齋以示學士
張洎錢若水又李昌武宗諤翰苑雜記學士初授中
謝前一日待詔一名至私第宣召入院聽口宣舞蹈
訖揖待詔上階相見具酒果迎待卽以事例物并書
致於待詔前熙寧間司馬文正公日記云初除學士
待詔李堯卿宣召設香案褥位於庭望闕堯卿稱有
敕光再拜堯卿口宣云云光每句應喏畢再拜舞蹈
又再拜升階與待詔坐啜茶蓋中朝舊典也今學士

院有待詔四人或右選或白身子爲學士忠靖郎錢
滋來宣召大略如李馬二公所記而無對揖茶酒之
禮例支十千辭云自來虛喝不敢受予強予之常日
學士入院坐堂上朱衣吏初贊喝東院錄事某人以
下躬喏訖又喝云各祇候次贊喝西院某人以下亦
如之最後平贊云待詔旣不名亦不喝各祇候則待
詔與院吏固亦有間若平居則視之全與吏等無由
待以茶酒豈將命時不欲吏之邪抑 祖宗時所遣
或翰林他局之待詔邪然唐制發書屈赴聖節禮已

厚矣

李仁父燾續通鑑長編開寶二年 太祖命李昉盧多遜分宣學士院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堂下事已卽遺未嘗與坐至是拜堂上更展叙中外無復曩日之禮昉愕然詢同列則云數年矣

司馬文正公日記云熙寧二年五月癸巳鎖院以泰安二御容禮成德音降西京囚杖以下放是日丞相出中書提點魏李先以下入院授以參政趙抃所封御前扎茶湯館于虛閣 御藥劉有方來茶湯館于

門塾復謁御厨翰林設食致酒果黃昏進首尾詞內批依此修寫四鼓起讀點句攢點進入明日丞相退朝宣訖開院淳熙三年十一月八日必大被宣草十
二日冬祀赦黃昏方至院御藥持御封中書門下省熟狀來繫鞵迎于中門同監門內侍一員俱升廳御藥先以熟狀授監門共茶湯訖先送御藥出院復與監門升廳受熟狀付吏又點湯送監門下階館之門塾而不報謁旣熟狀自內出非參政所封故提點官不來惟中書門下省刑房錄事尚書省刑房主事各

王堂雜言 卷一
一人穿乘同至仍舊繫鞵見之不迎不送不設茶湯而退守當官四人貼房十數人旅揖階下與文正公所記多不同至六年九月十二日復被宣草明堂赦御藥張安山益門梁襄相見如儀惟錄事沈樸主事李師文茶不湯院吏云前不設茶誤也守當官等不復廷揖所謂酒饌之賜今皆無之詰朝奏知先出而吏卒輩皆俟三日後宣赦訖乃得歸

太上初遜位上尊號時陳丞相康伯當國集議定命學士洪景巖遵撰議文然後降詔必大時任察官心知其非而無由改乾道六年郊祀禮成加上尊號必大在翰苑始引唐故事乞上帥羣臣過宮表請既免然後降詔國朝止有人主上母后尊號故冊文稱嗣皇帝靖康上 教主道君之號徐丞相處仁已命汪彥章藻代作冊文會有疆事不及行禮紹興三十二年上 德壽尊號乃承例用嗣皇帝乾道六年上既表加乞上尊號而院吏寫表亦稱嗣皇帝私謂未安謹按唐明皇傳位後顏真卿議肅宗不當於宗廟稱嗣皇帝况親奉表德壽乎以白虞丞相允文丞相

難之必令尋例必大思建炎以後避節朔遥拜 徽
宗表是時翰苑多名士必不誤用乃督吏搜舊牘明
日果得表本一冊止稱皇帝又按韓文順宗實錄載
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亦稱皇帝臣某此最可據其
議遂定

是歲初議於 太上皇帝尊號中加憲天體道四字
皇后加慈明二字必大草詔云太上皇帝與天同大
體道之宗 太上皇后如月之明以慈爲寶蓋取文
意之順耳將宣布而議者謂天聖三年賜 太宗女

申國大長公主謚曰慈明當避於是改用明慈二字
宰執云詔書先明而後慈殆默定也

必大與同直院鄭仲益聞既分草皇帝請加上 太
上皇帝皇后尊號牋表諸公謂 太上皇帝自當答
誥頗疑皇后難於措辭必大請以意共爲答誥文意
所及總言父母以該之而不稱予吾之類遂草以進
上甚以爲然凡兩答誥皆必大所草也

上於文字尤欲得體一覽便見是非必大草 太上
辭尊號第一誥其末云怡神閒燕何力之有 上曰

五堂雜記 卷上 五
此雖道太上語畢竟自此起草送去何力之有句不能無嫌必大遂改作無累於物益 上用意至到如此

淳熙二年六月禮部太常寺申來年 太上皇帝當慶七十欲將國朝加上尊號并 壽典禮參酌比附先次討論壬申有旨恭依七月乙酉侍從禮官等就都堂議加性仁立德至神無爲八字而皇后再加二字爲齊明廣慈後兩日禮部趙侍郎雄謂無爲二字與 太上字相連頗涉語忌請改爲明武煥文其後

又嘗作至神無爲又作成武煥文逮癸卯乃定用性仁立德無爲全美參政龔實之茂良而下尚不以爲然葉丞相衡旣主之衆莫能奪八月直院胡長文元質罷丁卯 上自用必大再直已擬詔草會九月乙未葉丞相罷龔參首招予及學士王季海共議然後定爲性仁誠德經武緯文遂草宣布詔其頌 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 太上皇后云月齊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以廣生 上再三稱獎謂數句用經

語該括明備非卿不能爲真大手筆也

大禮降御劄旣云劄示則當親筆付外近歲同常詔從院吏寫本行出未知中朝舊事如何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宣當直學士草南郊御劄三更進草其間云乾清坤夷振四方之綱紀星暉海潤兆百世之本支玉卮每奉於親闈瑞節歲交於鄰境 上改作農扈屢豐戎軒載戢崇禮樂而四達嘉風俗而再淳玉卮每奉於親闈美化遂淳於海宇仍批云可改簽抹者五句意不近於郊祀其欲得體大率如此

巳亥三月丁卯詔今歲郊祀以例約束省費旋有旨未令行出下禮部太常寺議明堂大禮初李仁父主此說於前郊嘗經集議會近習揚言燾博極羣書却不會讀孝經乃不果行至是予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與諸儒議曰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王方幼冲故周公參稽古制藏事於明堂其曰嚴父者指周公能推本武王之志追尊文王之功非謂自主其祭祀也眾以爲然遂奏臣等竊觀傳載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于五府歷時旣久其詳莫得

而聞至禮記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丘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會朝之地成王時嘗於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乎後暨漢唐雖有沿革至於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 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之論卽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循

祖宗從以百神前期朝獻景靈宮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 太上皇帝中典斟酌家法舉行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庭蓋得聖經之遺意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卽位以來固嘗一講祀穀四躬冬祀惟合宮雩壇之禮猶未親行今若特舉秋享於義爲允臣等謹據已行典禮及將前代賀循本朝名儒李泰伯范鎮明堂嚴祖說并治平中呂誨司馬光等集議近歲李燾奏劄具錄以聞乙亥有旨從之九月上辛以顯肅后忌前改用仲辛行

禮辛酉當受誓戒前一日 上語宰執足指瘡腫恐妨拜跪欲展季辛又值顯恭后忌如何宰執奏天地尊后忌卑遂降旨用二十六日必大按漢武太初太始征和中屢祀明堂不專用辛方請別卜日詰朝上忽遣中使諭旨都堂夜來傳藥足瘡良愈不必改日但已展誓戒之期若再降旨不張皇否趙相奏此却無妨遂以是日午時集官受誓戒丙寅大雨丁卯鎖院草赦戊辰百執事冒雨入麗正門過後殿請皇帝致齋己巳 上乘逍遙車朝獻景靈宮入太廟

宿齋四日之間雨晝夜傾注通衢殆如溪澗有旨來早不乘玉輅止用逍遙車徑入北門趨文德殿致齋朝服導駕官皆改常服應儀仗排立人並放趙相爲大禮使密諭有司未得放散黃昏後雨驟止夜分內侍李思恭傳旨御史臺閣門太常寺仍舊乘玉輅府合行事件疾速施行庚午昧爽駕來登輅必大執綏上喜曰且得晴霽辛未行禮月色如晝上拜起不倦以迄子成黎明登樓肆赦簪花過德壽宮人情熙然放書乃必大視草其間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

文王帷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
具殫尊祖之誠於鑠本朝若稽前代倣經路寢有皇
祐之彛儀徧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不愆于素可舉
而行蓋欲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後數日加恩羣臣
必大復草趙相制云裸將太宮霖潦驟霽陟恪大寢
月華正中又云鎮定大事如彥博之恢宏貫通羣經
如宋庠之博治皆紀一時之事且以 仁宗初行明
堂二公實爲相也大禮赦條乃六部諸司條具上省
省中類聚取旨訖卽進熟狀降付學士院草赦文本

院升首尾詞大書進入其間多云當議將上取旨蓋
有司擬申如此旣經畫旨行赦便是處分不應仍舊
用當議二字必大爲學士諭令削去院吏特不敢遂
親以筆塗之

大禮 上乘玉輅率命翰林學士執綏備顧問近歲
多闕正員臨時選差他官與五使同降旨淳熙丙申
南郊巳亥明堂必大再爲之按京師用唐顯慶輅嘗
以登封其穴固可知元豐改造已不能及今乃紹興
癸亥而所製 上自太廟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至

王堂雜記 卷一 十一
輅後由木陛以登惟畱御藥二宦者侍立執綬官完
從旁用小梯攀緣而上衛士以綵繩圍腰繫以上柱
輅行頗搖兀宸兀亦覺危坐云

大禮後 上御樓揭鷄竿肆赦皇太子及文武百僚
拜舞于下惟樞密使翰林學士相對侍立樓上丙申
巳亥必大扈從再登麗正門望濤江形勢環抱極壯
觀也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用至道故
事也或謂當以太中大夫爲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

未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爲少尹餘判推官用卿監
郎官丁卯將鎖院降麻或又疑宣麻又疑宣麻給告
非待儲貳之禮巳巳後省官禮官會議於史院檢照
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大帝命太子受諸司啓
事或詔或制抗麻爲重可以作則 上然之庚午偶
當日被宣范紫可成大先以侍講遞宿聞報遽出溥
莫至玉堂御藥李_{忘其名}持御封御筆皇太子某宜領
臨安尹可依此挽制三鼓進草因奏此制書旣不給
告則當付有司空行竊恐皇太子別無被受欲依自

王堂雜言 卷上 十一
來詔書體式格又首尾書寫一通降付皇太子今擬
定王式進呈如賜俞允乞速批降付下御筆批依辛
未定告大廷惟此稀濶盛典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
參大色復得宸翰寶藏予家非儒生之榮遇乎
答皇子式用卿字非是前輩知體則不然其他或汝
或王或公皆當有別

翰苑歲進春端貼子如大內多及時事 太上則詠
遊幸之類必大嘗自德壽宮後垣趨傳法寺望見一
樓巍然朝士云 太上名之曰聚遠而自題其額仍

大書東坡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閑人之詩
於屏間又靈隱寺冷泉亭臨安絕景去城既遠難於
頻幸乃即宮中鑿大池續竹筒數里引西湖水注之
其上疊石為山象飛來峯宛然天成必大作端午帖
子云聚遠樓頭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
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蓋謂此也前後頗聞禁籞
大畧併記于下宮中分四地分隨時遊覽東地分香

遠

梅

堂 清深

竹

月臺梅坡松菊三徑

菊

芙蓉 清妍

茶

清新

木

芙蓉岡南地分載忻

大堂御

忻忻

古栢太

射廳臨

賦荷花燦錦金林至樂池半丈紅郁李清曠木瀉碧

養金山子西則冷泉古梅文杏館靜樂牡丹浣溪大樓子北則

絳華羅木亭旱船俯翠茅亭春桃盤松其詳不可得而知

也嘗見御製盤松贊墨本云天錫瑞木得自嶽岑枝

蟠數萬榦不倍尋怒騰雲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

暑陰森封以腴壤邇以碧濤越千萬年以慰我心碑

在宮中又汪季路遠得御製祭土地文藁真蹟寶藏

之其文云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日太上

皇帝遣具階張宗尹特設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

于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司草木土

示是供我遊湖園乃獲竒松植之禁苑百態千容姿

姿偃蓋夭矯騰龍翠色凝露清音舞風醉吟閑適予

情所鍾壘培封殖久或力窮鳥鳥外擾蟻蠹內攻神

其勦絕勿使能終精邪竊據盜斧適逢神其呵逐勿

使遺踪常令勁質坐閱隆冬堅踰五柞弱異雙桐歷

千萬年鬱鬱葱葱牲牢旨酒嗣錄汝功尚饗

歐陽文忠公學士院草錄世已不傳近歲有玉堂集

云是李漢老邴編類亦差訛非全書其中却載皇太

子府春端帖子蓋政和宣和間所供今東宮乃闕此欲引例爲請緣無善本可據且當時不曰宮而曰府

遂止

王安中內制
一例日閣

玉堂雜記卷中

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有旨僕射之名不正欲採周漢舊制改左右丞相令有司討論必大時爲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又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皆當與聞會衆議不齊而虞丞相亦謂同北虜官制遷延至明年正月戊寅僅條具歷代宰相官稱申尚書省禁中卽聞之明日遣中使王忘其名來問緩故必大以實奏二月癸卯得御筆云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學士院降詔登時具草封入乙巳

付外施行庚戌從駕過德壽宮既歸得旨赴東華門
祗候宣引日已晡聞有內宴小黃門出云恐改日引
然不敢退西後忽宣入選德殿起居畢一上微被酒
袖出親劄云比來一二大臣同心輔正夙夜匪懈漸
革苟且之風以副綜覈之意深可嘉尚今因除授宜
示褒典虞允文可特進左丞相梁克家可正奉大夫
右丞相御前設小案用牙尺壓蠟紙一幅傍有漆匣
小歛硯寘筆墨於玉格必大鞫躬書除目進呈訖奏
曰拜相轉官前例固不一今並命而或三或四更取

聖裁一上曰以其協心故褒進之然特進一官卽小
保所以允文三官又問兼樞密使否一上曰今樞密
亦非古先改丞相稱呼將來別理會且帶可也又奏
所領書局一上曰卿自理會賜坐奏問既改左右相
其序位如何一上曰欲升在三少之上三公之下逮
闈請起宣坐賜茶飲訖再拜而退御藥李邦直同自
複道秉燭鎖院蓋一上意欲密故不用尋常宣官之
禮金蓮故事今庶幾焉凡鎖院御藥監門中官各一
員御藥畱宿其廳鎖赦或先去恐是
大禮別有職事昧爽再相見以

王堂雜記 卷中 二
小字制書本授之送至中門先啓鑰入內卽復扇院
俟朝退宣麻訖學士乃得歸時虞公獨相梁爲參政
聞班列中但謂改易相名及雙制出愕然或疑學士
多轉右相一官有所抑揚不敢辨也按 祖宗時命
相多以舊官其後往往遷秩近歲勅局修三省法乃
著令轉三官茲豈當立法乎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午後快行家傳旨下學士
院取從官爲四川宣撫使體例蓋是時參知政事王
公明炎在蜀三年屢求歸宰相薦吏部侍郎王能甫
之奇爲代故來索例必大令回奏云降麻官方屬本
院侍從當問三省旣暮忽宣鎖至院已秉燭中使出
御封御筆乃王炎除樞密使依舊四川宣撫使其密
如此吏寫熟狀依例不轉官但加食邑必大方草制
未暇細思旣得筆依奏方省其誤自寫奏云本朝改
官制後以太中大夫爲宰執官當時改樞密使爲知
院事 中興以來旣復置使首用舊弼故恩數多視
宰臣未有以中大夫克者昨作徹元是通議大夫虞
允文太中大夫故不轉官今王炎止是中大夫竊慮

合轉左太中太夫仍加封邑庶協近制御筆批依時
三鼓批墨尚濕

必大初直院見批答臣僚章表皆大書其後不過三
兩行表紙盡則接以詔紙數幅文盡乃止然表紙高
詔紙矮參差不等問之掌政並無依據心每疑之其
後徧於執政故家求承平時舊本稿得 仁宗皇祐
間答孫威敏公沔辭免副樞表則所接之紙高低相
若淳熙乙未再叨寓直閏九月十二日因李參彥穎
王樞淮斷章批答即具奏照皇祐體式於表後用一

等紙書寫進呈仍乞今後准此施行御筆依遂為定
制

宰執及親王使相太尉生日天章閣排辦牲餼預卹
學士院撰詔書及寫賜目一紙各請御寶

詔用書詔之寶賜即

錫賜之寶 前一日差內侍持賜其詔例畫撰進之日講如

正月旦生文意必叙歲首而所畫日則是去臘殊不
相應必大為直院奏乞不拘進詔早晚但實畫生日
於後得旨從之遂為定制 祖宗時牲餼外又錫器
幣往往就差子弟姻戚特賜欲其省費也過江惟牲

餽耳米麪本色羊準價皆取之有司酒則臨安釀造
臨時加以黃封拜賜訖與使者同升廳搢笏展讀就
坐茶湯書送錢十五千從人三千天章閣使臣庫子
快行錢酒各有差

淳熙丙申

庚辰德壽宮遣大璫張去為至都堂

傳

貴妃為今

上

皇后明日午後執政

奏

后歸姓謝氏乙酉晚快行家來宣鎖院是

日侍講刑部侍郎程泰之已宿直呼馬而出予至內
前適與之遇泰之揚鞭云畱詩案上矣酉時出自東

華門入對選德殿

上曰

太上有

旨立謝后命

卿草制必大奏合畧及歸姓否

上曰不如此四方

何由知明言勿隨乳母可也宜坐賜茶訖御藥王濛

同入院二鼓後進草畢吏呈泰之詩云抖擻身章却

冒塵褭蹏顧影也逡巡鑿坡寓宿非其地蓮燭操文

自有真字直由來同古語位高兼復見今人迎潮有

諾無輕爽季老當年不諉貧

謂賜金也

予次韻戲之云天

街並踏軟紅塵飛鞚交馳駭徼巡椒殿敢期當制草

槐庭元擬用儒真

初謂年兄人相鎖院

鬻方偶免冬龜手適市

深慙且攫人禮絕同僚應有日重霑潤筆乃無貧

謂相

制亦賜金也

先是七月十九日六曹長貳六人往浙江亭

觀潮泰之在焉惟予以內直不赴脯時大雷雨走筆戲蔡子平洸云雷轟萬鼓勒潮回無復亭前雪作堆應爲尚書慳且澁盲風恠雨一時來迎潮輕爽之語指此

淳熙丙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來年曆日詔書予謂李天祚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職事條具

天祚贈典按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 上以天祚自紹興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故欲厚其禮予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之安南爲國蓋曾丞相之失聞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龍翰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壹降戶仍賜推誠順化功

臣子適當制其云卽樂國以肇封旣從世襲極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蓋言不封郡王也交州在唐爲安南都護府本朝太宗時黎氏奪丁璿節度大中祥符二年李公蘊復篡之傳子德政至孫日尊嘗稱帝改元日尊卒乾德嗣卒陽煥嗣卒天祚嗣卒龍翰嗣生數歲矣制云乃眷一邦茲傳七世自公蘊言之也其名曰日日乾曰陽曰天曰龍皆有僭上之意然表章字如蠅頭幾不可辨玉音每嘉其恭順云

淳熙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鎖院付下中書門下省熟狀趙伯圭除使相提舉洞霄宮必大奏按故事宗室戚里或前宰執帶節度使多充宮觀使若至使相自領使無疑昨史浩以使相提舉宮觀者誤也恐自此遂以爲例今具士樽錢枕等例皆是以使相充宮觀使在外任便居住者合取旨改正一更四點進入五點上批可依士樽等體例除宮觀使

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封付下參知政事錢良臣辭免監修國史日曆所劄子降詔不允必大因奏白來宰執兼領書局多是內尚書省批出局名旣至朝

廷降勅合行寫正而省吏止奉行內批宰執亦隨勅黃繫銜差誤日久今因答詔輒具言之國史日曆者書名也曰所者官司也今大臣合監修日曆却添一所字似監修造作之官又如勅令所從官詳定宰執提舉今却云提舉勅令所此何理也以至國史院會要玉牒皆爲一律合行改正 上以爲允其後或是或否復混淆矣

丁酉九月丙辰宣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上命作詩叙此會史述

古詩三十韻云季秋中澣日淳熙隆四禩朝回攬轡間中使俄傳旨少頃日轉申宣召陪燕喜預令掃玉堂深夜備棲止悚懼跪承命鳴騶亟穿市絳闕聳皇居非煙常靡靡入自東華門熊羆森瓜士詔許乘肩輿安徐無跛倚復古距選德相望幾數里脩廊按雲漢岩崑瓌珠蘂中途敞金扉恍若蓬壺裏羣山擁蒼壁四顧環弱水山旣日夕佳水亦湛無滓冰簾映綺疏瓊殿中央峙澄碧耀宸奎龍神爭守視蹈舞上丹墀天威不違咫尺奉觴祈萬壽時蒙一啓齒餘波丐鼠

五堂雜詩 卷中
腹酒行不知幾徘徊下瑤席緩步煩玉趾從遊至清
激錫坐談名理泉聲韻琴瑟一洗箏笛耳皇云萬機
暇觀書每來此論道及帝王直欲齊其軌堯舜禹湯
文前身無乃是臣言匪獻諛道實由心起既然明是
心要在力行爾登橋酌餘壘飲興未容已金蓮引雙
燭再拜離階祀玉音寵諭臣此會宜有紀歸途感恩
榮占寫忘骯髒 上御製俯同其韻云揖遜荷帝堯
寅恭五元禊治道貴清靜聖言有深旨誰歌元首明
自得股肱喜濟民期仁壽距肯中道止力農樂彼田

坐賈安於市歲行閱豐登國論銷委靡予力初何能
濟濟賴多士矧予有元老中立而不倚居東逾三年
不遠來千里未遂赤松遊輟誦青琅藥皓首持六經
日侍明光裏翼乎鴻遇風縱矣魚在水儒行絕瑕疵
道心無塵滓挺挺松栢姿巉巉山岳峙予惟日萬幾
至仁同一視西成錫小宴促坐才尺咫湛露愧歌周
置酒非封齒歸美見新詩如卿能有幾眷言澄碧行
勝賞得迂趾亦屢引公卿對此談政理虛心欲受人
忠言資逆耳朕瘠天下肥至樂無易此頗念文武疆

六合尚殊軌東都會諸侯宣王昔於是期爾罄嘉謀
 使我勲業起勿以方燕願所書聊復爾卮酒正須酌
 話言未能已都護萬年觴何當至庭祀文章藉老手
 直筆中興紀載嘉矍鑠翁焉得辭骹骹逮十一月壬
 寅輪當內直申時二刻宣召至清華閣 上曰學士
 宴見無時最為親近朕和史浩詩待錄示卿可和以
 進此學士職也又云卿想不甚飲比賜宴時見卿面
 赤却至誠不辭既退中使李肅傳旨賜詩本并戊戌
 小春茶二十銖葉世英墨五團以代賜酒世英御前

墨工也恭進和篇云粵從三代還歲月過千禩時豈

無賢君道未契宸旨

陛下屢語臣三代而下人君皆不知道

煌煌唐太

宗勲業在所喜寇攘既掃除蠻貊畢至止循良布郡
 邑惠政寬獄市忠賢儼班聯切諫梃浮靡關輔羅府
 兵巖穴聘奇士民生覆孟安國勢泰山倚皇心期過
 之風下九萬里忠厚培本根文物粲華藻淳熙正觀
 間何啻相表裏屬車尚濤江列障隔淮水蠹茲獯鬻
 氏作我太清滓坐令營屯衆久費糗糧峙中原厭狼
 貪諸將空虎視安得貫柝楛來貢尺有咫六合混一

家耕桑盛生齒願言講治道先務當有幾欲仁斯仁
至患在未舉趾而况前史中遺事可尋理衛英爪與
牙王魏目兼耳處中賴房杜虛受忘彼此不聞國異
政但見車同軌孰云古道難僉曰今王是寸陰聖所
競盛德日方起舞干格三苗其効七旬爾軻稱仁無
敵傳謂禮可已東鞮及北女看卽朝玉祀南山竹易
殫陛下功難紀儒館謾獻歌將奈詞之體是日奏事
畢問陛下命臨安府開文海有諸 上曰然奏云文
選之後有文粹已遠不及所謂文海乃近時江鈿編

類殊無倫理書坊刊行可也今降旨校正刻板事體
則重恐難傳後莫若委館閣官銓擇本朝文章成一
代之書 上大以爲然曰卿可理會奏乞委館職
上曰待差一兩員其後遂付呂伯共祖謙旣成 上
問何以爲名必大乞賜名皇朝文鑑 上曰善又降
旨令必大作序亦旣進呈將刊版會有近臣密啓云
所載臣僚章疏毀及 祖宗政事遂不果刻今其書
士大夫或傳之

淳熙五年閏六月十二日鎖院付到熟狀皇子魏王

三堂雜記 卷中 十一
自荆南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行江陵尹判
明州改成德彰信軍節度使行荊州牧必大奏彰信
是曹州 徽宗曾爲節度使卽位後升興仁府文親
王帶牧合隨本鎮今成德軍卽真定府却帶荊州牧
非是 上批別擬大鎮進入選點更具本鎮帶牧故
事來必大又奏去夏魏王除荆南節度使江陵尹誤
犯端拱中 真宗除授昔政和中已失檢點今因改
鎮不敢不審兼兩鎮合帶兩牧仍隨本鎮併於實錄
中檢故事以進夏夜甚短奏入已三鼓至四鼓未批

出只於兩鎮上就本鎮止帶一牧必大遂擬永興成

德軍節度使雍州牧進入頃之點定然後進草禁中

未就寢以待

禁中四鼓乃
在外三更

故事食邑千戶以上封侯若拜相雖舊爵卑食已少
亦徑封侯蓋五等伯子男用縣名至侯則升郡當降
旨時未知所封何郡第云進封開國侯而已秦丞相
薨後初拜沈守約該左相万侯元忠尚右相沈爵歸
安縣万侯陽武縣各從其鄉也旣相合升郡侯而學
士院遂進沈爲歸安郡万侯陽武郡初非郡名其誤

甚矣當時偶不知改久之因進書轉官方能釐正至今遇恩升郡臣僚院吏及吏部尚復差舛謂如元係吳興縣開國伯則合云進封吳興郡開國伯却云吳興郡進封開國侯殊無義理予每爲正之

北門掌內制西掖掌外制是謂兩制又著令自觀文殿大學士至敷文閣待制爲侍從官朝廷或詔近臣舉賢議事多云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尚書省侍郎以上而別言御史中丞學士待制乃爲詳備近世相承通稱侍從固已疑混若泛言兩制則非矣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公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凡進士出身皆入試闈獨畱監察御史王公綸蓋備坼號也內制旣闕官遂降旨暫權適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太上稱其有典誥體潤筆殆萬緡賜硯尤竒秦丞相不樂遭論列而去秦薨召還掌內外制知樞密院事垂相而病除大資政畱守金陵卽其鄉也未第時兄弟就食府庠至是人以爲榮尋卒官予嘗草其致仕制云少則歌鹿鳴而薦于鄉老則釋麟符而居其里

王堂案言 卷中 十三
考昔人而或有在近歲以幾希贈官制云古所謂鄉先生者沒則祭于社而後世良二千石民亦奉嘗之爾於二者蓋兼之皆紀實也

故事正除六曹侍郎及雜學士以上遇辭免皆降詔不允給舍并權侍郎則否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戶部王侍郎師心辭給事中亦降不允詔書蓋舊官合答詔也是歲九月權禮部賀侍郎允中除給事中辭免亦降詔乃誤襲王例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權工部王侍郎晞亮遷夕拜不復降詔得之矣明年九月權禮部金侍郎安節亦遷夕拜又誤降詔自後往往無定論院官隨事申明改正爲善

玉堂雜記卷下

詔報見於金坡遺事元豐三年八月丙申亦詔於尚書省樞密院用詔報至今守之其制首題學士院詔報尚書省或中書門下樞密院次入詞云云末云右謹具詔報某省伏候裁旨後題年月學士押字雖中間權臣用事官失其職獨此不廢又三省密院於百司例用劄付惟學士院云劄送他官司得省劄必前連片紙書所受月日乃敢押字惟學士院徑判押其首又吏魁有錄事曹案曰房皆稍擬中書尊內庭也

王學錄言 卷一
祖宗時內制多避兩府親嫌亦有不許避者蘇文忠公之於弟文定公是也然終不自安乞郡而去紹興初范元良冲除學士以趙丞相鼎姻家特復置侍讀學士以處之及秦丞相檜當國兄梓實爲學士子熺繼爲學士承旨亦嘗爲禮部侍郎雖並緣元祐故事其實非也

國初久爲學士官至八座已罷職或再來直院 神宗改宮制後中丞并權六曹尚書若兼內制亦止云直學士院舒亶等是也 中興初詹又已爲龍圖閣

學士猶曰權直院其他如正侍郎已下多帶兼權汪藻等是也厥後程克俊林待聘楊愿等初以給舍兼權稍久乃落權字以爲恩數至正尚書則帶兼權學士胡交修等是也乾道三年洪景盧邁奏請自庶官遷侍從便落權字正兼直院故先以起居郎權直院既遷中書舍人卽落權字庚寅秋予以少蓬兼權直院明年正除權禮部侍郎吏引近制申明合正爲直院予固抑之兼權如故翰長王日嚴嚴亦不復問其後王季海淮以太常少卿兼權直院既除三字卽徑

王堂言下 卷下
落權遂爲定例淳熙五年十二月必大自翰林遷禮部尚書兼學士蓋上所兼之官在正官下者皆不帶權非舊例也六年十一月遷吏書又升兼學士丞相且有內批付院云天官事繁今後非特旨撰述其餘並免

上自登極至今將二十年正除翰苑纔七八人皆登二府惟王日嚴以年踰七十除端明殿學士而去乾道癸巳曾丞相懷鄭參政聞張樞密說在二府或薦新政官正字崔大雅興詩入內庭以其資淺乃創

翰林權直之名月俸減學士直院三之一

自學士承旨至庶官

兼權直院者俸給一等

院中餐錢不減明年冬以父憂去尋丁

母憂戊戌秋服闋復召爲密院編修官史丞相浩當國下史院訂論兼職名稱遂改爲學士院權直蓋以翰林乃內諸司總名難專指學士院也

淳熙巳亥明堂大禮崔大雅已遷著作權直如故糧料院止隨其官幫支賜二十疋兩大雅以狀申祕書省省申朝廷趙丞相雄將上取旨遂用月俸例支學士三之二 祖宗試文多在學士院近歲惟試館職

耳既得省劄召某人試卽下太史局擇日報內侍省
差官一員克監門前一日學士宿院進策題候內批
依次早乃引試支左藏庫錢三十緡克餐錢試畢錄
策題并試卷依紹興三十年司諫何通遠溥以爲言
太上欲復故事而人頗憚試首召朱熙載等次召劉
儀鳳等皆辭不就 太上諭湯丞相思退等擇二人
必令試且云蘇軾中制科猶試况餘人乎於是予以
及同年程泰之大昌應詔具宣 上旨乃不敢辭已
而 太上欲除校書郎或謂過江選人無此例止除

正字乾道六年九月子以祕書少監寓直翰苑發策

試王仲衡希呂嘗賦詩寄程同年云當年給札踏金

鑾重到依然九月寒學士策詢學士策館職亦合祕

書官試祕書官自憐綠鬢非前度尚喜青衫總一般

時予寄語浙東程閣老程時爲浙東提刑兼權莫矜

紅旆笑儒酸程答詩末句云有底滑稽堪羨處金蓮

燭底話窮酸始予庚辰九月與程同試兩人名皆有

大字明年試蔣芾芮燁姓名俱連草頭又明年試王

東里程千里名連里字頻歲偶爾亦可書也按 祖

宗朝館職者指招文集賢史館之職也在內多升修
注出外則爲帶職凡轉官奏補恩數皆厚故艱其選
必試而後除亦以限止無能之人自 神宗罷館職
止是祕書省官與其他職事官無當不當尚循館職
之名况狀元不試餘人多徑除著作丞郎所試者校
書正字而已舊制云試前一日學士宿院故元祐中
蘇文忠公與鄧文惠公溫伯各進策題禁中點用文
忠所作及予與程同試時學士洪景巖兵部尚書兼
權學士楊元老椿亦並入至是予與鄭仲益同直鄭
爲長官典故浸移乃始輸入不敢強之其後予再直
丙申二月召試許蒼舒遂修故事約程元成叔達並
入策題則輪撰

隆興初 上用 真宗故事輪講筵學士院官直宿
禁林每夕兩員以備宣引咨訪往往賜酒留款其後
以兩人難獨召若同召則議論難盡止命一員遞宿
自後益遴其選或國忌妨行香若有故員少及大暑
皆權免間遇除授宜鎖講筵官已入直率聞命蒼皇
而出至有不及伺候從吏借馬於內諸司者或偶值

本院官直宿就畱鎖院若大除拜當有錫賜則不繫
當日與否往往特宣云

每直兩日謂
之頭直未直

紹興辛巳明堂禮成以元顏亮背盟十月四日詔今
次明堂大禮合加恩臣僚權宜不鎖院不宣麻止降
制給告並免辭免候事定日依舊隆興二年邊事改
卜郊乾道二年冬雷罷二相皆未暇舉行乾道六年
必大始奏復舊制

內制名色不一僦值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
卜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子嘗
跋王岐公蘇文定公詔草及謝表備言之至今不廢
蓋其來久矣國初陶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殆謂是
耶

凡鎖院或親被旨或受熟狀本院卽關閣門今月某
日有鎖院事閣門得之卽關報御史臺集文臣職事
官承務郎釐務官通直郎已上明日赴文德殿聽麻
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知政事一員押麻麻卷自
內出閣門啓御封兩吏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搢笏又
手大聲擗首尾詞及階位姓名下數句并所除之官

而讀之不盡宣也聽訖知閤門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冊后之類則宰執文武百僚俱入文亦盡讀拜舞然後退

禁中以鎖院爲重淳熙三年慶壽赦凡降麻官合加恩者用辛巳明堂例免鎖院宣制仍勿辭免九月三日中書進熟狀魏王愷恩平郡王璩未陽郡王居廣並加食邑食實封只乞降付院草制內夫人失於詳閱宣鎖程直院是夜進草明日告廷如式又明日內批付密院典字直筆吳慶慶降充紫霞帔不令供

職主管大內公事慶國淑懿夫人劉從信降兩字夫人蓋懲其誤也

凡非時宣召院官

侍從已下及外官而內引者同

紫窄衫絲絢行入

殿廊有小黃門來導至便坐

上服紅半臂

忌前用黃黃

門贊拜揖升殿奏對訖

上曰且坐先已設小兀子

得旨則側身虛揖而坐將退黃門贊云宣坐賜茶於是中官進御前者忠佐授臣僚者賜酒亦然所用杯不同備以果實一釘其器分大小若二府則黃門雙導上亦服窄衫宰相樞使坐高兀子執政紫團坐

王堂雜記 卷下 七
而低賜茶酒亦如之或曲宴則酒五行亦或加多每
杯賜食初無定制

中興後凡除拜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
鎖中左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逐房臨時呼院吏
取索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知快
行數十輩來宣召云鎖小殿子既至便殿 上服帽
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噐如硯匣壓尺筆格糊
板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
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
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

凡除拜加恩官在都下者既宣麻而院吏私錄本走
報希覬贈遺初無公移也而被受之官辭免者多云
準學士院報麻除授云云此非典故不應相承以爲
例

獎諭臣僚或降詔或勅書院中自有定式近歲如大
理獄空及監司守臣有勞績若是庶僚皆合降勅書
三省樞密院往往誤批降詔院吏隨所得旨而行不
敢正也

王堂雜記 卷下
翰苑印以翰林院學士印六字爲文背鐫景德二年
少傅監鑄上兩字微刻自南渡京百司印無如此久
者尚書六曹惟禮部印是舊物然亦元豐改官制後
所鑄蓋文書稍簡故不刻耳

紹興辛巳五月詔學士院權寓皇城司而以院爲
欽宗几筵殿終制復舊

學士院舊號北門今在行宮和寧門內蓋沿北門之
制地迫皇城極爲窄隘汪尚書應辰亦權學士時

上屢令增葺竟以無地步而輟廳後印堂緣近歲院

官止二員故分東西兩閣中有小龜頭榜曰摘文堂
蓋在京徽宗因廣直廬御書以賜強承旨淵明今
乃汪彥章內翰藻所篆太上又嘗書玉堂二字賜
學士周茂振鱗之刻石廳上

東閣窻下甃小池久無雨則涸傍植金沙月桂之屬
又有海棠郁李玉繡毬各一株西偏植金橘逼城根
株不能大花開時香滿院結實雖小而甘浙中未易
得也淳熙巳亥夏侍講兵部尚書兼給事中王仲衡
入直示兩絕句云玉堂晝未暑風微簌簌飛花落小

玉堂雜記 卷下 九
池徙倚幽欄憑問訊夏鶯飛出萬年枝小池倒影弄
餘輝照耀虛簷極出奇木杪不鳴風力軟闖萍翻藻
有魚嬉子次韻云東省南宮切太微夔龍行集鳳皇
池更哦殿閣薰風句坐覺微涼生桂枝紫禁同依日
月輝蒼顏獨愧羽毛奇水如明鏡雖堪俯笑汝星星
誰肯嬉予嘗發策試仲衡至是同爲八座俱在講筵
唱酬頗多是時詩及院中景物故記於此

朝殿日皇太子宰相親王使相參政各有朱衣史二人
自下馬處前導至殿門

樞密使恩數依宰相者同
若知院及副樞簽書則紫

此外惟翰林學士有之又禁門內許以茶鐐檐子
自隨與執政等

車駕將出孟享或過官則應奉官及侍從以上朝于
後殿宰執有奏事侍從先退例過玉堂少憇若值冬
至元正則團拜堂上俟駕過就院門外上馬以從南
渡以來朝臣遇節序賜予多權停今經筵寒食重午
冬至尚賜節料錢酒其他侍從則三大節客省簽賜
羊酒米麪而學士院官若侍從以上兼領自從本官
或庶僚權直院獨三伏賜冰一檐時果五品品纔一

櫟亦因與經筵官輪宿而得之

書局自有中官承受凡遇時節例賜茶酒

學士院無承受故也

淳熙乙未初伏必大以待制侍講賜流香

酒四斗

後二年減半

時果七櫟冰一檐視庶官直院為稍

增以短表謝支快行家食錢三千文折酒錢三百別

賜冰一檐

翰林司關子云限日下支不許次日

支食錢一千蓋侍從所

符者

十月旦賜錦襖子學士院觀察使簇四金鵬尚書執政入搭暈錦宰相使臣天下樂例從左帑帑支得不以時臨期隨品色假為領袖施之朝服三日而止識

者非之子自翰苑遷八座巳亥十月值從駕恭謝景

靈官兵部尚書王仲衡未達朝儀弟用市錦予告之

故計無所出予輟所服與之而馳取舊金鵬者自用

暨追班閣門吏魁趙軫與其徒顧予諄語予悟其意

呼而告以雖班尚書猶兼翰林學士故可捨高從卑

軫等愧謝而退

渡江後每遇開講罷講臨安治具侍講讀修注官紹

興三十二年冬予為左史趙清卿子瀟知臨安初獻

議盡罷百司饋送及所供飲饌時洪景嚴以內翰兼

侍讀開講日學士院自置酒五行是後遂爲例乾道六年予與鄭仲益兼直院鄭兼侍講是秋開講鄭主席謂予亦院官當與其事予但簽書招客之目而以不兼講讀不赴坐時胡邦衡銓以工侍兼侍講坐中賦單字韻詩見及予次其韻有云寓直敢同東道主蓋謂是也

翰林學士初上舊制勅設甚盛中興後不復舉行予直院時除王日嚴爲學士院中支餐錢具五杯而已

故事大宴未再坐間學士院嘗爲館閣官具食蓋祖宗時內外制官無不自三館出館中之人往往前日僚友之舊道義之交不專以勢利高下爲心故每於是日小集從容談笑也近時具食雖如故乃設於學士院門幕次內蓋未嘗見玉堂主人也竊意前輩不爾淳化中太宗以飛白玉堂等四字賜翰林而學士承旨蘇易簡會兩制於玉堂直秘閣潘謹脩與焉畧可見也已上乃近世程致道俱麟臺故事所記乾道七年天申節貢院賜齋筵予時以少蓬兼內直

乃督院吏治具吏白厨庫乏錢兼近已不講予曰故事既難廢况予身貳秘書而罷此禮乎命如故例然不過盤餐之類爾

必大久在翰苑獨員之日常多率數月輒丐去上必批降詔不允院吏申省乞時暫差官撰述乃委中書舍人如此再三遂爲定例徑封奏劄付中書後者數年來上數令薦詞臣爲代明示大用意必大每退避戊戌九月丁丑御藥院傳旨問近例院官有無三員者吏具上初政承旨洪遵學士史浩直院劉

珙又問紹興間故事吏復具八年曾開勾龍如淵皆爲直院而召孫近承旨三十一年何溥爲學士虞允文劉珙並直院後旬餘崔大雅服闋還朝上曰卿來適其時遂再兼權直十月復增莫子齊濟尋卒其後繼增趙大本彥中熊子復克予遂參預

朝佐頃者官桂陽獲觀今丞相周公鑿坡錄愛而博之茲如武林又得其玉堂雜記益聞所未聞蓋甲興以來九重之德美前輩之典刑恩數之異同典故之沿革皆因事而見之此尤不可不傳也乃

手抄一通藏於家竊聞公在翰苑時知無不言朝廷有大命令人所不敢議者公從容敷奏皆當上意凡所以障隄狂瀾護養元氣者豈止一事而公不書何其謙也然盛德偉烈表表在人耳目公雖不書其能使之弗傳哉紹熙元年重五日樵溪丁

朝佐謹書

丞相益公玉堂雜記一編森得之久矣字畫間有舛誤每苦其難讀近訪丁懷忠觀十泉書藏懷忠不知森有此書出以相示森曰明月夜光天下之所同寶也子獨能私有之乎亟假其本而參訂之因系歲月于後紹熙辛亥仲春一日眉山蘇森謹題

玉壺清話

宋 釋文瑩

興國中太宗建祕閣選三館書以寘焉命叅政李至
 專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扣新閣求書一觀
 至性畏慎曰肩鑰誠其所掌籤函中寡嚴秘難啓奈
 諸君非所職窺不便三人者咲謂至曰請無慮主上
 文明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因強拉秘
 鑰啓窺至密遣閣使聞奏上知之亟走就閣賜飲仍
 令盡出圖籍古画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祕閣干

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閣賜之及賜草書千字文
至請勒石上曰千字文本無籍梁武帝得鍾繇破碑
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韵而成之俚無足取夫孝爲百
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卿爲寫孝經本刻於閣
以敦教化也

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圓無有
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籙荊州占其星周伯語
曰其色黃金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
符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

平定鑾輿澶淵凱旋萬域賦歛無橫宜此星之見也
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上及第

黃夷簡閒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俶幙中陪尊俎二
十年開寶初太祖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遣
夷簡謝於朝將歸上謂夷簡曰歸與元帥言朕已於
薰風外建離宮規模華壯不減江浙兼賜名禮賢宅
以待李煜與元帥先朝者卽賜之今煜掘強不朝吾
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爲他謀所惑果然則將以精
兵堅甲奉賜向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可誓

王壺清言
來見保無他阻一慰延想耳固不久留朕執圭幣三
見於天子豈敢自誣卽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俛首
而歸私自籌曰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
於我胡以爲對殆歸見俶固不匿盡以天訓授之遂
稱疾於安蹊別業保業保身潛遁夷簡山居詩有宿
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之句雅喜治宅咸
平中歸朝爲光祿少卿後終以壽焉

太祖嘗譴趙普曰卿苦不讀書今文臣角立雋軌高
駕卿得無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太祖亦自是廣閱

經史

李翰及第于和凝榜下后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
相翰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于玉堂輒開和相舊閣
悉取畱書器玩留一詩于榻携之盡去詩曰座主登
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
西齋潤筆否

杜審琦昭德王太后之兄也任建寧州時節且請觀
審琦視太祖太宗之甥也一日陳內宴于福寧宮昭
德太后臨之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待焉及爲壽二

五壺清話
三
帝皆捧觴列拜樂人史著粗能屬文致詞于簾陛之外其畧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祖宗特受之

王師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勢旣蹙始自贛表詣王全斌請降奉其母逮官屬沿峽流而下至江陵止遣使厚勞之別賜茶藥慰其母手詔之曰國母李氏有賢識昶在國或縱侈過度往往詬撻于庭有司始候昶至闕令銜璧獻俘于太廟一皆罷之車駕親勞于郊近止令素服待罪於兩觀之下御含元殿備禮見

之預詔有司直右掖門東葺大第五百楹什用器皿悉賜焉封昶爲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鎮節俸拜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發哀奠贈視三公之秩初其母纔至闕上以禁輦肩至宮庭嬪御扶掖親酌酒飲之曰母但寬衷勿念鄉土異日必送母歸蜀母奏曰妾家本太原若許妾還并州死亦心足時晉壘未平太祖聞其言識大喜曰俟平劉鈞立送母歸必如所願因厚賜之後昶卒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爾貪生失理不能納疆于真主又不能死社稷是誰咎乎吾以汝

五壺清言
所以忍死至今今汝旣死吾安籍其生耶遂數日不食而卒

太祖生于西京夾馬營至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日一石馬兒爲戲羣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斲之果得然太祖愛山川形勝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爲雲騎指揮使諫東都正得皇居之中黃河通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况國帑重兵宗廟禁掖若泰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寢議拜安陵莫哭爲別曰此生不得再朝于

此也卽更衣服弧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矢以定之矢委處謂左右曰卽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馬埋于中又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是歲果宴駕唐陸禋續水經常言蛇雉遺卵于地千年而爲蛟焉按漢武帝元封中潯陽浮江親射蛟于江中獲之乃是其蛟出殼之日害于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余少時嘗遊杭州新城縣之伊山目擊此事方晚忽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翅羽零落復入草中數次不絕久而不出予切怪之薙草往視果一巨蛇一

雌雉蟠結纏糾津沫狼籍不斯須雉驚而飛蛇亦入
草始驗禪之說不誣

太宗御廐一馬號碧御霞馬口角有文如碧霞夾于
雙勒間圍人飼秣稍疲怠矢時則蹄齧吼噴怒不可
解從征太原上下岡坂其平如砥下則伸前而屈後
登高則能反之太宗甚愛之上尊餘瀝時或令飲則
嘶鳴喜躍後聞宴駕悲頽骨立真宗遣從皇輦於熙
陵數月遂斃詔以弊幃埋于桃花犬之旁

先主李升受吳主禪長子璉妃封永康公主聞人呼
公主則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戚璉卒永康終
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苟葷血惟誦佛書但自稱未亡
人朝夕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爲有情
之物居延和中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亡凡五夕光如
剪練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歛溫軟如生先主感悼哽
痛詔李建勛刻碑宮中紀其異

道山清話

宋 王暉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數十間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去之

正獻杜公嘗言人家祀祖先非簡慢則媾瀆得其中者鮮矣

斯舉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

已旣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枕邊有一劍公問
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
手刃賊賊死于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
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于是也吾
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勿物自隨吾輩安能害
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時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極言時政且
言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
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于此神宗乃遣一二
內侍於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無是事而止予謂縱
物色得其言如何敢舉于上前劉貢父常對人言內
官如聽得只道是尋常文談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叅公一見熟視蹙然
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幕官者公
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
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栢枝玩程頤爲講官奏曰方

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地終
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悔叔亦
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
公悞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韓持國爲人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王汝子華議論
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
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

韓公亦笑曰是不爲也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
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
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
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
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于左右給事者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徃徃皆士人
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掇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

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
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
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
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
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剛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
囊磊塊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
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則
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

綠槐影非問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
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
大笑

周重實爲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爲器物乞行禁止且
欲毀棄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時張天覺爲正言極
論其不可恐官司臨迫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實之
言旣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壞了鈔
兒磬兒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

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十齋日蓋指晦叔好佛也

子瞻愛杜牧之華清宮詩自言凡爲人寫了三四十本矣

人問邵堯夫人有潔病何也堯夫曰胸中滯礙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且深比亦未爲害但疑心旣重則萬境皆錯最是害道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荅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李公擇每飲酒至百杯卽止詰旦見賓客或回書簡亦不病酒亦無倦色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粘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打這

鼓投筆而逝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爲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徃徃以賤名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旣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于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隸書梁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周禮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悞觸上幞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鬚頭撮數小角兒黃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黃門取幞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旣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其門人林特者亦鄉人也以詩爲壽子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且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爲工門人者頗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旣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滿坐烘然

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

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後寢不知所在旣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如前兩書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頃時尚見其他小說往往牙見今皆爲人節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予一日道過毗陵舍於張郎中巷見張之第宅雄偉園亭臺榭之勝古木參天因愛而訪之問其世家則知國初時有張佖者隨李煜入朝太宗時佖在史館家常多食客一日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聚說何事佖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俸

道山清話
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羹而已臣愧非薄而彼更以爲羹美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七日上遣快行家一人伺其食時直入其家秘方對客飯於是卽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進果止糲飯菜羹仍皆麤豐陶器上喜其不隱時號菜羹張家必三子益之盃之查之皆嘗爲郎官至今彼人呼其所居曰張郎中巷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爲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陞座上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

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爲趙氏之封疆旣而有僧問話云太皇今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人莫不稱歎於戲太皇之聖華夷稱爲女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賫降御香寺門已閉旣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絕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僊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
閱黃魯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周
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
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戲謂大
年曰這老亦待畱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
與衆皆笑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延英講易讀乾元亨利
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

瑗因言孟子民無恆產讀爲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
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曰尊經
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爲允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
避其祖諱不拜

黃庭堅宜州之貶也坐爲承天寺藏記

張舜民彬州之貶也坐進兵論世言白骨似山沙似
雪之詩此特一事耳兵論近於不遜矣舜民嘗因登
對云臣頃赴潭州任因子細奏陳神宗感疾之因哲
宗至於失聲而哭

富丞相一日於墳寺鬚度一僧貢父聞之笑曰彥國壞了幾個才度得一個人問之曰彥國每與僧對語往往獎予過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放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言爲當也

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後莘老作家廟記自辯劉器之爲其集之序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既見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溫酒來公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或問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耶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

裕陵嘗問溫公外議說陳升之何如溫公曰二相皆閩人二執政皆楚人風俗如何得近厚又問王安石

如何溫公曰天資僻執好勝不曉事其拘強似德州其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呂惠卿美才溫公曰惠卿過於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能動人主

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拏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個陝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厮合得着

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往以觀地獄寶靈長老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趺坐命長老合眼正念人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頃而覺長老者流汗被體視先生合掌作戰悸之狀人問之皆不答但亟遣人往州橋問銀鋪李員外如何既而人回曰今早殂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譚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

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卽令祕閣取此書旣至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黃庭堅嘗言有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

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

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謹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

李靚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

道山清話
癡丈人尚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
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
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
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
公喫了酒後極索寔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
懷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平生不曾議人長短人有不韙必當面折之
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當面攻之然
退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雖介甫亦敬

服之

朱康叔送酒與子瞻子瞻以簡謝之云酒甚佳必是
故人特遣下廳也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爲不出庫
耳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
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聞無人聲案上
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窻紙云爾非慧遠我
非陶何事窻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臥看風竹
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

其僧乃截取窻字黏於狀前訴於府且曰某有施主
某人昨日携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
走避酒爲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盃知縣既醉不
知下落銀盃各有鐫識今施主邇某取之乞追施主
某人與廳吏某人鞠之堯夫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杖
而逐之且日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
示子姪輩曰爾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卽命火焚
之對僚屬中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脩書致謝
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之下十哲之上駕
幸學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
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後跋語

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
祕錄曝書記并此書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
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藏示子孫韓老矣
未知前二書尚及見乎建炎四歲在庚戌孫朝奉
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聯書

家世舊聞

宋 陸游

太傅

諱軫字齊卿

性質直雖在上前不少改昔為館職時

嘗因奏事極言治亂舉笏指御榻地曰天下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須好作乃可長保明日仁祖以其語告大臣曰陸軫淳直如此

楚公

諱佃字農師

使虜歸攜所得貔至京師先君言猶記

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膾甚畏日偶為隙光所射輒死性能糜肉一鼎之肉以貔一鬻投之旋即糜爛然虜

家世傳
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珍味耳楚公使虜時館中有
小胡執事甚謹亦能華言因食夾子以食不盡者與
之拜謝而不食問其故曰將以遺父母公喜更多與
之且問識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餠也
又虜人負載隨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即驅
役之耳一日將就馬一擔夫訴曰某是燕京進士不
能負擔公笑爲言而遣之

祖母楚國鄭夫人撫視庶子與已子等先君與四十

二叔父提舉公

諱宗字元珍

同歲方懷孕時祖母作襦襦

二副侍者曰先產者先用之已而八月祖母生先

君九月杜支婆生叔父相距才二十餘日也

先世以來庶母

皆稱支婆

楚公言遼人雖外竊中國禮文然實安於夷狄之俗
南使過中京舊例有樂來迎即以束帛與之公以十
一月二十日至中京遼人作樂受帛自若也明日迓
使輒止不行曰國忌行香公聚案牘則虜忌正二十
日也因移文問虜曰去年昨日作忌今年今日作忌
何爲不可蓋利束帛故徙忌日耳又回途送使聞其

家世書
上喪而不能作哀也但以墨滅幘頭之光行數日既除服則佩服如常矣獨副使忘洗幘頭見者大笑公平生待物以誠雖於夷狄不變也因從容與語便洗之副使亟謝

先君

諱宰字元鈞

言青州王沂公所居坊有榜曰三元文

正之坊又嘗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延喜甚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答及歸密謂親曰此殆非

遠器也中爲明州象山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沉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叔用冲之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歿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先君言蔡京自少好方士之術其在錢唐嘗遇異人以故所至輒延道人輩崇寧初作相卽爲徽廟言秦州徐神翁能知未來事元祐中蘇軾知揚州遣人往

求字神翁大書曰泄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神翁雖方
外士而能疾元祐人所宜褒顯其可笑如此然上頗
喜之群閹又言元符中哲宗嘗遣人密問聖嗣神翁
曰吉人君子吉人者上名也於是召至都下上用太
宗見陳搏故事御縑褐卽便殿以賓禮接之又有劉
混康者茅山道士其師祖朱自英以傳錄著名章獻
明肅太后臨朝時嘗召至京師從受法籙故混康亦
得召混康頗有識善効鬼神然未嘗行每曰安能敲
枷擊鎖作老獄吏邪二人者旣至皆物故上疑其變

化仙去益求其類初京爲真定帥道人王老志自言
鍾離權弟子嘗許京必貴極人臣至是物色得之京
館之後圃引與見上老志敢大言熟視上曰頗記老
臣否上亦自記嘗夢游帝所有仙官贊拜者其面目
真老志也恩禮尤渥車駕游幸老志輒羽衣導駕言
有非常輒能知之未幾老志夜叩京門告以鍾離公
怒我語涉欺誕行當墮落公福亦不終矣明日得疾
力辭歸河朔而死自是方士自言有異術者相踵而
林靈素最後出尤爲魁傑素字靈通窆本名靈噩溫

州人少嘗事僧爲童子嗜酒不檢僧笞辱之發憤棄去爲道人頗知小術亦時時自寫所爲歌詩遺人然筆札詞句皆鄙惡了無可觀旣得幸其徒黠者稍潤色之然靈素本庸夫每升高座說法肆爲市井俚談聞者絕倒或擇日施符水爲人治病車駕間幸其所居設次臨觀則陰募京師無賴數十人曲背爲偃扶杖爲盲噤口爲喑曳足爲跛旣異水投符則偃者伸背盲者捨杖喑者大呼跛者疾走或拜或泣各言得疾二十年或三十年一旦都除歡聲動地上爲大悅

靈素以爲未足則又猖言神霄事謂天有九霄神霄最尊上爲神霄帝君實玉帝長子下降世間而其貳曰青華長生二帝君實治神霄府事每齋醮上必親劄辭表以禱上帝君或久無靈響亦禱焉好事者或謂青華爲上長生爲邗王蓋過矣然宮觀設醮亦或言見上御道家冠服跨金龍冉冉自空而降呼奉祠官及道士與語其事秘不可知也惟擲果自空而墜則往往得之果皆絕大異常靈素又自謂已乃神霄計吏褚慧有光曰褚嘉卿位至右極仙嘉卿今亦生

世間是爲王黼黼和御製詩有曰君王猶記褚嘉卿
者是也其它如蔡京則左元仙伯范致虛則東臺典
籍王孝迪則西臺詳閱真文史靈素與王革有隙則
曰革腕吏也常與帝君馭馬其他有名者甚衆是時
明節劉后方幸又曰后在神霄爲九華玉真安妃蔡
京曲讌詩曰保和前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闌曲
讌酒闌傳密詔玉真軒裡見安妃是也安妃名在真
詰蓋天之高真而靈素亦敢瀆冒如此又嘗密奏兩靈
真裔將誕蓋明節方執館耳靈素賜號藥珠殿侍宸

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尤生上刻玉爲降真召靈之寶
自用之而錫靈素塗金印文曰通真達靈之印班視
執政錫賚至不可計有弟子姓丁自言謂之四世孫
上爲下詔贈爲少保士大夫無耻者日萃其門所薦
進皆卽拔擢又著令道士居僧上而道士入僧寺輒
據上席已而遂冠笄僧尼矣先是宮中數有物惟或
見一老娼黃帽黃衫抱十餘歲兒紅袍玉帶乘輿鳴
蹕而出娼兒皆有悲泣容其將見必先有聲如雷宮
中爲之雷去聲上常手札賜靈素畧曰元符三年冬內

人自秦陵還摘皂莢一籠入宮門籠輒自躍皂莢皆
跳出是崇物顯行宜善治之勿爲髡徒所笑靈素竭
其術不効既久主益厭之遂放靈素歸故郡宣和末
病死靈素之逞憾釋氏也每爲金狄亂華又創圖宮
殿爲仙女騎麟鳳之狀名之曰女真皆言妖也

錢氏私誌

宋 錢世昭

神廟熙寧間諭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
卿可選勲賢之後有福者尚之岐公未有以奉詔會
大父寶閣知台州回光玉補試入太學適與岐公之
子敏甫同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錢少監子風骨
不羣文采富瞻恐可奉詔岐公遂就啓聖院設齋令
敏甫盡召同舍飯罷岐公會茶熟視光玉甚久皆不
喻其意翌日又令敏甫竊取所業携以進御云臣向

奉詔選勲賢之後尚主今得吳越王錢某之孫與臣
男同齋得其業又奏啓聖親見之事乞賜召見上云
待其太皇商量後數日有旨令三班奉職曹詩進上
錢某又一人忘其姓名於某月某日同候宣押曹詩
以本色服光玉服布衣已時候內侍宣押入內至一
小殿殿內皆宮嬪二貴主在焉引曹與光玉立於簾
前斯湏上小帽領出簾外熟視云簾外與簾內一般
顧左右令止御樂聽聖旨簾內宮人傳旨錢某可尚
慶壽公主曹詩可尚承壽公主引入幕次更衣各賜

襲衣玉帶服所賜畢引至殿下謝恩殿上軸簾慈聖
裕陵宣仁欽聖同坐慈聖謂曹詩曰你是我姪曾見
拊光玉背曰錢郎好女婿上云是箇享福節度使左
右宮妃觀者如堵上同三殿徐登步輦還內樂聲漸
遠復引光玉與曹詩再入幕次賜酒五行執事皆宮
人飲罷內侍復引至宮門各以仗下御馬一疋崇政
殿親從官二十人導歸第謂之宣繫玉帶赴朝三日
除正刺史却繫方金御仙花帶赴朝參踰年賢穆下
降三殿護送就第太常鹵簿迎引故事下降後三日

錢氏私記
貴主同副車詣景靈宮及人內謝畢方見舅姑舊例
貴主畫堂垂簾坐舅姑拜簾外賢穆奏乞行常人禮
上與慈聖大喜再二稱詔從請上令中使宣諭幸執
是日宰執殿上稱賀

賢穆乳母未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主
以未得子爲念爲甚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曰
都尉不信事湏是官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玉人禁
中上笑云董婆來娘娘處說都尉來光玉皇恐謝罪
欽聖云別沒事只是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

奏云都尉不信光玉奏云旣得聖旨安敢不信遂擇
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
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歆艷富貴云願得貧道與
大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玉欲赴
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孩兒
亟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靜知觀自去年大主
上廟後便不安不下床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聲
問云甚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蓐齋香燭祈禱知觀
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姐大父寶閣善推步午時遣

人來報光玉云符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時生是箇
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薄享壽七十有
九

賢穆有荆雍大長公主牌印金鑄也金鞍勒瑪瑙鞭
金撮角紅藤下馬杌子聞國初貴主乘馬元祐後不
鑄印無乘馬儀物

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爲西京
畱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
行共白于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於後園客集

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
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
見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卽席云柳外
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
倚遍待月華生燕子飛來栖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
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倚有墮釵橫坐皆稱善遂
命妓滿酌賞歐而令公庫償釵戒歐當少戢不惟不
恤翻以爲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於
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

孫母勸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歐後爲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託携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內翰伯見而笑云年七歲正是學簸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間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歐知貢舉時落第舉人作醉蓬萊詞以譏之詞極醜詆今不錄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畧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官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鑲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

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畧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裝公幙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輟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翌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床取幙頭任面前提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蔡曾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者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卜納涼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啓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叢焉呂辨者蔡門人蔡罷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

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董德之太尉率衆作大方石板蓋井口止能下水桶遂無損人之患有入夜行聞井中叫云你幾箇怕壞了活人我幾箇幾時能勾託生觀此不可謂無鬼也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一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劄子上顧視令置椅子上米乃顧朶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盂閣門彊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他曼卿佛牌爲第一米曰恁地時龜山却且做

第二米有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
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有
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矣
因請書以行印卽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
序愿不遇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
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
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
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

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
鸞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
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卧處着衣
吃飯處痢屎刺撒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
曾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
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只是一箇有血
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
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

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販錦關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急又字謎云日字加兩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猜賀資二字

也又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噐字商圖字也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

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之於經是可笑也

隆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公賞稱從軍三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靖康年第二次白溝河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虎視足以威又問卿如何對云臣草木瓦礫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賤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後有一達官劾顰云十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鐘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見魏漢津所鑄九鼎初成也

明節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苦疴疾臨終戒左右云我有遺囑在領巾上候我氣絕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字其辭曰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雖埋骨於九泉竄不離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

金月利言
下生靈之衆大王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
思念深動聖懷况後宮萬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
忍死面與君父訣別謫限已盡不得少留冤痛之情
言不能盡淚下有數百點悲切之言不能盡記後左
右每欲寬解必提領巾上愈傷感聞者謂李夫人不
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
音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於巫山髣髴鈿合金釵
云

叔父太尉昭陵之甥親見宣政太平文物之懿逮

事太上備膺眷遇在帝左右銜命出疆凡耳目所
接事出一時語流千載者廣記而備言之世昭敬
請而集名曰錢氏私誌云姪迪功郎秀州嘉興尉
世昭序

家王故事

宋 錢惟演

隆遇

先臣開寶九年二月入朝一日太祖召宴後苑時惟
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先臣與太宗敘兄弟之禮
命中人翼起之先臣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先
臣太平興國三年入朝太宗詔赴苑中宴先臣時獨
臣兄安僖王惟濬侍焉因泛舟於宮池太宗平舉御
杯賜先臣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畧曰御苑深沉

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周親

保讓廢王

先臣初爲台州刺史時伯父廢王侗始嗣立而宿將
胡思進怙權亂政侗不能容形於色言且欲殺之思
進乃逼廢王而以兵迎立先臣時晉開運四年十二
月晦也先臣乙夜至府置具與思進約曰能全吾兄
則敢承命不然者請避賢路思進曰諾先臣如視事
於是遷侗於越其後思進違約曰請害侗先臣譬說
百端思進之請益固先臣察其必有它變乃先遣親

將薛溫者往越爲侗守衛侗且誠曰是行也委爾保
全廢王事無大小皆非吾意先死扞之溫旣行果思
進夜使二卒持刃逾垣而入侗第侗闔寢戶以拒之
求叔之聲聞於外溫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廷中及思
進之死侗獲無恙開寶中始以疾終

大度

先臣鎮東南日嘗大會賓客食鱉臠而庖人因刀傷
手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先臣得之遂藏於袖且顧
左右曰無令掌膳者知

焚案帳

○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爲兵部尚書一日普召臣兄惟濬到中書語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爲元帥故也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疊疊冀在必致惟濬歸而白之且曰侍中之言侍中者普也未必不是上旨先臣曰上英明大臣有過行卽自行何假吾狀惟濬懼普與寮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先臣知不可已乃曰汝將案帳來吾與汝審視之乃盡取當時所與大

臣近密財物之數籍俟惟濬等退命取火悉焚之旣而召語曰我受主上非常之恩是以入朝之初上所顧遇者皆以金幣爲之土物耳且非有它求爲故也况侍中之下皆有之何獨盧相豈有見人之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爲此案籍已焚之禍福吾自當之惟濬等惕息而退後果知是事非太宗意

桐陰舊話

宋 韓元吉

忠獻公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興字示之知門
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畢萬
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年六七歲病甚令
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
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韋善
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携黑犬名烏龍
世俗謂爲藥王云

太保公忠憲會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獻
肅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葬既發穴則二瓦棺
並列有泉湛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墳
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於水上然猶不腐則知
未嘗溢涸爾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爲奇第斷石爲
柱橫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爲槨增築其封岐冢首
於上淇水李公邦直爲墓表孫康簡公曼叔書之亦
買田靈壽以贍同族之貧者

忠憲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
學字晚卽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弊繖自蔽率以爲

常

公與李康靖公同行應舉有一氈同寢卧至別割氈
爲二分之具後浸貴以長女嫁康靖公子邯鄲公而
第七解州府君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媾不絕

李康靖公爲汝州守趙公門客

本傳云依所親
趙兄或是

忠憲

公亦往見焉趙公尤敬待忠憲每聞公至書院卽令
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友也趙
公遂女以許嫁忠憲公旣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

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繡衫戴帽泊城外旅邸
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爲王文王
公塔也

公在蜀旣踰年仁宗欲召爲參知政事宰相有謂當
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
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事迄拜參政乃知聖眷自
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呂靖而力薦
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出榜朝堂有妄露薦稱密行離
間之語仁宗以喻公公奏曰臣頃歲陛下過聽擢贊

樞密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况仲淹非媼親故舊若
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
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
賜詔褒答

舍人諱綜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
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上感君恩次答知已
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
人情周防忌善之言爲切繼遷開封府推又戒之曰
乍贊浩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於斷一

梅隱有詩
筭杖或不當明則懼於朝章幽則畏於陰隙二書真跡具在族人家自餘尚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草書尾但云吾押付汝而不名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子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嘗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爲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爲類我也其善教如此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頌挽詩云

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益公自樞副遷參政宣撫陝右卽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爲未與倖有富家子悅媚女柳約爲夫婦而父母強爲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娶媚則厚酬之旣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顧有是邪職方固請鞠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呪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宮師諱維字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

而爲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
科舉忠獻公亦不强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
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填之
或謂是應

莊敏公諱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
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
有愠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怪耶取筆添
女字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欲玉女但音發作汝
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
撓動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
屬從者莫能曉蓋燕北第產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騎
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爾旣回程與送
伴者飲率盡酒然公翊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醒也蓋
取隨行大盞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別痛
飲達旦及叙違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虜中責伴者
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權陽有言

三

